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四十八回 為月老伶鬻相匹配 述風流鶯燕互喧嘖

話說韓玉梅自於歸陳仁壽，夫婦大為敬愛。後因仁壽入京供職，將他寄居雲從龍處，玉梅倒也喜歡，可常與小鳳相聚。如今小鳳見他出嫁陳氏，自然不比以前看待。又時同婉容閒話，說及。「玉梅幼年賣到我家，才八九歲，行止舉動即與眾不同。不怕太太笑，那時我尚未脫籍，往來人客都愛他嫵媚，與他說笑，或有笑謔太過，他即拒絕不理。可見他日後有這一段好處。若以今時而論，他雖自幼服侍我數年，我反不如他的福分。真乃人生不可逆料」。自是小風改口稱呼他妹妹，那玉梅卻不改初心。雖說小鳳待他如此，他仍謹慎侍奉，似當日一般，從未稱過小鳳一聲姐姐，還以奶奶稱之。甚至小風著急，立盟發誓叫他改口，玉梅笑而不答。背後每說，「為人不可忘本，若富貴時忘了貧賤的情境，還算個人嗎，況當日奶奶待我恩同父母。雖蒙雲大人認作義女，又蒙陳大人不以卑賤見棄，倘彼時奶奶不放出我，我又怎麼呢？我今日的好處，皆係奶奶所賜。我豈敢放肆以姊妹相稱，是斷斷不能行的」。小風聞說，也只得隨他去了，惟有各盡其道而已。

過了些時，仁壽恩放江蘇學政，便道袁浦來看玉梅。因學政係欽差之官，不便攜帶家眷，仍寄居於在田衙內。仁壽即按臨各府考試去了。

一日，考至揚州府屈，有昭陽新進文生名韓光奎者，偶詢其家世及先代名氏，卻是玉梅共高祖的同堂兄弟。仁壽大喜，即將韓光奎召入私衙，銀說親誼。韓光奎亦知有個族中妹子，自幼賣與人家作婢，後來絕無音耗，未卜存歿。今日聽得仁壽說出原由，又見本省學台是他妹丈，好生喜悅，忙回家稟知父母，要去見見妹子。況韓光奎本是素豐之家，即僱了一號大船，帶了許多禮物，同了父母來至清江。先去謁見從龍，細說來意。然後見了玉梅，抱頭大哭。即來商之從龍，「欲接他回去居住，俟妹丈學差任滿再作計較」。恰好從龍正奉到恩命，調補兩江。況且又是玉梅的本案叔孀兄弟，仁壽又認過了親，到他娘家住著，倒也合宜。只有小鳳與他不忍分離，亦因玉梅既認出了娘家，哩當回去一行，硬著心腸讓他去了。

玉梅回到昭陽，韓氏親族都知道了，又見他是本省學政的夫人，都爭來趨奉。這家請酒，那家請宴，忙個不了。過了半載，韓光奎忽想起前任制台是妹子的大伯，現致仕住在南京，何不去認認親戚來往，也增光鄉里。便來與玉梅商議，玉梅亦想去見大伯大姆與小鳳等人，正合心意，遂與光奎來至南京。泊了船，先著人上岸打聽，知小儒現在移居桃葉渡口新宅子內。即坐轎進城，到綠野堂前下了轎。

方夫人早同眾位夫人接了出來，進內見禮入座。適值祝江雲三府的夫人們也在此地，各道別後情形。方夫人便問：「還是住幾時仍回昭陽，還是就住在這裡？」玉梅笑道：「你們這裡熱鬧得很，我原是來趕熱鬧的。我的箱籠物件都帶來了，還回去做什麼呢？」小風拍手道：「你就是要回去，我也要留下你來住著。」方夫人即命人去打掃房屋。原來這宅子共有七進房子，第一進方夫人住了，二進是靜儀，三進是小黛。每進皆有群屋套房，讓丫頭婦女們居住。其餘四進，以備瓊珍等人來住。即將第四進收拾了，安置玉梅帶來的物件。

外面小儒早請了韓光奎過來相見，又擺酒唱戲，在園子裡款待了幾日。光奎見玉梅不願回去，只得告辭。小儒亦轉贈了許多

這日，伯青與小儒閒話，說到五官年紀大了，也該定門親事，方是正理。梅仙在旁插嘴道：「老五的親事，倒不容易說呢。我背後也曾問過，他說：『男女配合原係天定，然亦不可胡亂了事，必當擇一可以配得自己的，且要性格溫和，舉止大雅。有這兩件，就是模樣兒欠缺些，也不妨的。如果人存了這個念頭，縱然命中注定妻子是東施、嫫母，也可以人力挽回天意。若草草作成，不問妍媸，我情願一世無妻，倒落得散誕逍遙，無牽無掛。』你們聽聽看，代他說親事定然是磨牙的。」

小儒點首道：「卻也難怪他，五官並非尋常流品，自然不肯草率。這一來，倒要我們見過的女兒，方可與他說親。」沉吟了半會，忽笑向伯青道：「有了，你家錦箏那丫頭，我看相貌既好，性情諒也不得批評的。何妨說給五官，倒是一件美事。」伯青笑道：「果然錦箏可以配得他，這卻不難，但是須要問明白了他方好。小耀明兒問一問他，看他意思如何？」梅仙答應了。一時吃過晚飯，各自回房。

梅仙來至叢桂山莊，五官正在燈下看書，見梅仙進來，忙起身讓坐，叫小童送上茶來。梅仙道：「天氣漸漸涼了，你也該叫人將外間這一帶窗戶糊上布去，不然晚間多坐一會，怕的風吹了身子。」五官道：「我昨日已吩咐過他們了。」兩人談說了半晌，梅仙即引到日間小儒、伯青說的親事來。五官臉一紅道：「這件事待過幾年再議不遲。」梅仙笑道：「無論遲早，究竟伯青家的錦箏說了給你，你可願意不願意？」五官道：「你又呆氣了，就是願意，我此時不辦這件事，說也無益。」梅仙瞧他口氣是願意的，即不朝下問，又說了幾句別的話，便道：「我也去了，你早點睡罷。」說著，起身走出，五官送到院外方回。

次早，梅仙將五官的話，告訴了小儒。小儒即約了伯青，當面去問五官行止。五官起先仍是推托，後來被小儒，伯青逼著問他個實在，五官亦見過錦箏數面，雖說是個丫頭，倒頗有兩分姿色，強如娶那些小戶人家女兒，見人羞手縮腳的，反不大雅，便應允了。伯青見五官已允，午後即回至府第，與素馨商量，素馨亦以為然。小儒便將第七進收拾做了新房，又將梅仙夫婦挪到後面，與他對房居住。所有置辦各物，均是梅仙代五官經理。素馨因錦箏向來服侍勤謹，他今日出嫁，把體已賠了數百金。

轉眼到了吉日，錦箏即由祝府這邊嫁了過去，用一頂四人彩輿，兩對宮燈，一班鼓樂。到了新宅內，便在綠野堂上參拜天地，又請眾位夫人出來受拜。五官早定下一班小戲，備了幾席酒，請小儒等人。雲從龍聞得五官娶親，是日也送了一分禮，並親自過來作賀。廳上各處，多張掛燈彩。外面雙福等眾家人，亦有酒席。內外猜拳行令，飲至更深，席終戲止，將五官送入洞房，成就百年好事。伯青，漢槎因天色不早，即住在園內。惟有從龍一人回衙，婉容，小鳳等人也被方夫人留下。

次日清早，五官夫婦起身。素馨又派了兩名小丫頭過來，服侍錦箏開臉上頭，重新出堂叩拜小儒等人與眾位夫人，眾人亦各有所贈。由是上下人等，皆以柳奶奶呼之。五官與錦箏倒也是一對郎才女貌，恩愛非常。

此時已是七月中旬天氣，園內早桂正開，方夫人請了婉容、小鳳來賞桂。因五官不住叢桂山莊，那裡空著，正好擺酒。便命貼身的大丫頭紅雯，帶著一班粗使僕婦們去打掃。紅雯即約了靜儀房裡的春梅，洛珠房裡的玉鸞，小鋪家的素月，與服侍蘭姑的媚奴，及秋霞，四兒一千人間去玩耍。這班丫頭們，無人不喜到園子裡逛去，便借著去收拾，成群結隊嘻嘻笑笑到園裡來。紅雯叫僕婦們抬桌抹椅，安設幾座，指點了一陣，由他們慢慢去打掃。即走了出來，見秋霞與四兒站在那邊畸角上噉噉的不知說些什麼？其餘眾丫頭，或掛桂花穿作花箍的，或三兩個在草地上掏蟋蟀的。

紅雯也走近來同他們玩笑，對著四兒道：「話該也談夠了，顯見你同秋姐姐是舊相識，攔在面子上比別人親密些，也來理理我們。」四兒道：「你不懂，我們說的是我們心事，你是不曉得的。」紅雯笑道：「罷喲，俗語說得好，好話不瞞人，瞞人不好話。你們的心事，我也猜著兩分了。多分四兒妹妹見錦姐姐現在有了好處，自己也想打點主意，請教秋姐姐代你酌量，可是不是呢？」

四兒聽得紅雯嘲笑他，不禁紅了臉，正欲回答，秋霞冷笑了聲，接口道：「紅雯妹妹說的話，實在奇得很。何以見得我們議論這些混話，又怎麼見得四兒妹妹就是請教我這件事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大凡人自己心裡想到那裡，即猜疑人家也想到那裡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你若來問我，我倒有個方法教給你，四兒問我，卻沒的教給他。」

春梅。玉鸞他兩人正蹲在石背後捉蟋蟀，聽見秋霞的話，一齊站起來拍手笑道：「秋姐姐的話，真正說到人家心窩裡去了。」

紅雯姐姐今兒可輸了，沒有答的話了。」媚奴立在一旁啞嘴道：「秋姐姐不開口便罷，開口的話都是應板應腔的。怎生連人家的心病，都能識得？若做了醫生，可是好手呢。」四兒念著佛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嘲笑我的，一般也被人嘲笑回去了。俗說，鳥兒糞污佛頭上，我不打你，有人打你。」

原來紅雯比這一班丫頭多幾分姿色，又極喜打扮得出眾，愛穿幾件姣豔衣服。平日口角伶俐，行事週到，性格又是個眼高心大的人。仗著方夫人寵愛，把秋霞等一干人不放在眼裡。他們有點過失，紅雯即信口數說，無形的事要被他說得千真萬確的影響來。眾丫頭明知不及他，言活又敵他不過，只得忍耐在心。今兒因秋霞取笑他，落得因風縱火，大家奚落他一陣，以泄往日之忿。

紅雯見眾人一口同聲的取笑，又見秋霞的話尖刻，難以反駁。先前原是說笑，此時不覺羞愧成怒，急的滿臉緋紅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一班不逢好死的促狹鬼，壞爛了的小蹄子，明兒都要下拔舌地獄去。我不過說著玩罷咧，是與不是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我與四兒說話，秋霞幫著他還罷了。你們這些小蹄子，也犯不著捧人家屁股，伏人家上水。你們怎麼知道我心病的？硬栽我這些混話，別要叫我說出好話來。大約你們心裡都有了別的想法，把錦箏看的眼紅了。此時見我說四兒，戳著你們心了，也跟著秋霞混噴白嚼的，真正別扯你們娘的臊了。」

眾丫頭聽他口內亂罵起來，亦轉笑為怒，玉鸞先擲下臉來道：「紅雯，你要分清了說，還是同我們說玩話呢，還是有意要罵我們？是你先取笑四兒的，秋霞才回答你的。我們不過也是大家逗個趣話，那裡說你有了心病即心裡有病麼？如果你心裡有病，我們也不肯說了。你怎麼認起真來，叫旁人看著好似你心裡真有病的樣子。你說四兒，四兒也沒有著急，可見四兒妹妹心裡是沒病的。再則算我們不好，不該同你說笑，多嘴打嘴，然而亦是大家玩鬧慣了的，你也不犯著破口罵人。若是要罵，大家都不好聽。」

媚奴道：「可不是呢，要罵我們都會罵呀！我們也知道，相貌不如人生得好，做事不如人想得到是有的。若說罵人，也可以罵得兩句，不似平時說那些尖巧話，挑三撥四的，那方不及人呢。」秋霞道：「諸位妹妹不要說了，原是我不好，不該幫著四兒妹妹說話。諸位妹妹偏生又多嘴附和我們兩句，可巧說到人家心病上去了。這一來豈不帶累我與四兒加罪麼！又惹諸位妹妹們作氣，更叫我們不安。如今大家都討了沒趣，一打薑兒被罵了下來。其實在我看，我們姊妹們都是一般樣的，誰又多個眉毛，多隻眼睛呢？我們是什麼，可知他也是什麼。這麼一想，就沒有事了，連這辯白皆可以不辯白的。諸位好妹妹，聽我這一句話罷，包管你們不錯的，你們細想這滋味去。」

春梅拍手笑道：「秋霞姐姐真說得好，話不在多，只要說的在骨節上，強似那罵人的人。真個扯淡，徒然枉口白舌的造罪。你又不罵人，比罵人的話還要利害。可見誰不如誰，誰又比誰多一半點呢？」秋霞聽說，不禁「嗤」的一聲笑了，啞道：「春梅丫頭，又說瘋話了，我看你倒比人家多一點子呢！你又不害臊，一個女兒家怎麼滿口裡胡嘖起來。」說得玉鸞等人都笑了。

紅雯聽說越發著急，又見他們人多口眾，語語刺心，羞得腮耳皆紅，瞅了他們半晌道：「你們不要高興，混說亂噴蛆似的。我去告訴你們家主人評一評理去，看誰的不是。原來你們暗地約齊了，來欺負我的。」說著哭了，一轉身即走。

此時眾僕婦們打掃已畢，聽他們越鬧越大，又見紅雯要去告訴眾位夫人，怕怪到他們不從中解勸坐觀成敗，有兩個僕婦忙忙的走出，攔住紅雯笑道：「紅姑娘又來了，你們好姊妹說笑慣了的，怎麼今兒認起真來，還要惹旁人笑話呢！姑娘若再要告訴太太們去，更外錯了。你們姊妹說笑急了，反招惹太太們生氣，連我們都有了不是。姊妹們終日在一處，和誰好多說兩句，和誰不好少說兩句，即沒有事了，沒見你們成月家雞生鴨鬥的。好姑娘，我們已收拾調停了，請你去瞧瞧，有那處安排不妥的，好早為指點，別叫我們碰太太的釘子去。」說著，即將紅雯拉進屋內。秋霞等見眾僕婦攔住紅雯，不放他去告訴，諒想是無干礙了。也不便再說，恐其認真鬧開去，自己亦有不是。眾人便各自散了。

紅雯本要大鬧一場，被眾人死拖硬拽的拉至屋內。眾人趕著舀了水來與他洗面，又勸他道：「姑娘不用生氣，除了秋霞姑娘，別人都比你小，說話是沒遮攔的，姑娘皆可擔待得過。即如秋霞姑娘，平時你們一處說笑慣了的，也沒有鬧過。偏偏今兒鬧了起來，姑娘你一衝頭，只圖告訴太太們去。祝太太、江太太這自然要說秋霞姑娘；你家的太太未免也要說姑娘兩句，不然面子上就過不去，亦對不住眾位太太廠顯見是偏向自家人。彼此說了下來，倒沒意思。所以我們才奉勸姑娘，不要去告訴。因你姊妹們早不見晚要見的，終久仍要和好的，何苦此時鬧開出去，反各自存了芥蒂。再則你姑娘說他們不是，他們也要想幾句話辯白出個理來，你搬我挖，攪在一堆，就是太太們也難分是否，只有各說各的房裡姑娘不好。姑娘你是個極明白的人，想想我們的話是為著姑娘，還是為著他們呢？」

紅雯聽說得有理，又被眾人勸慰了一番，方漸漸氣平。只說道：「今兒過去了，停兩日我都要尋件事情，擺佈那一班騷貨一場，才出我胸中悶氣。沒的叫他們笑我無能，受了他們的氣，不敢發洩。到那時兒，他們才知道我的利害，後悔不來呢！」

內中有一個老年僕婦，拍手道：「好呀！姑娘說了半日，這句話卻合上道理。俗語：有仇不報非君子。又云：有志能報隔宿仇。日後他們碰到姑娘手裡，還不知因什麼病死的。不是我奉承你姑娘，一個人鬥口，是鬥不過他們；若是用個心眼兒待他們，就再加上幾個也不是姑娘的對手。別說他們是有粗無細的，不過只圖一時嘴裡說得快活，不信明兒問著他們，倒好忘卻了。可見都是小孩子家心性，姑娘亦要看破。」

紅雯聽了無話可答，只得同眾僕婦在屋內各處收拾了一回，來回覆方夫人說：「叢桂山莊業已安排停當，太太示下，何日請客，好吩咐廚房伺候。」方夫人便擇了來日中晚兩餐，另：不要往常許多食物，只用一卜二個碟子，六樣肴饌，無非山珍海錯，一切魚肉概行蠲免。又預備下一壇上陳紹興老酒。

恰好次日是五官的小生日，小儒等人因他到，比地是頭一個生日，要當做整壽，須得代他熱鬧一番。又聞方夫人請酒，邀婉容等賞桂。亦叫廚房內另備幾桌酒，請從龍等人過來看桂花，又為五官做生日，豈非一舉兩便。即將酒席設在紅香院內。一齊無話。

來早小儒打發人請從龍，方夫人也叫紅雯親去請婉容，小風。少時，內外男女客至，邀請入內，讓坐獻茶，先是外面小儒等人陪著雲從龍來至紅香院，早見五官穿了衣冠，在那裡等候，挨次與眾人行禮。眾人亦與他道賀，各人皆有饋送，或一字一畫，巾扇帕帶等物而已。

從龍又催著五官換了便服，眾人也換了衣履，隨便入座。這紅香院中亦有十數株丹桂，此時早開了一半，陣陣香風撲入屋內，甚為可愛。眾人閒話了半會，家丁等即擺上酒席，大眾歸座，傳杯飛盞，暢飲歡呼。

裡面眾女客同到了叢桂山莊，各各入座。使婢等送過茶，方夫人起身邀著眾位夫人，來至裡間退步更換大衣，重又出至外間，見席已擺齊，推婉容首座，方夫人主位，其餘序齒坐了。席間，談談說說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紅香院內小儒等人，酒至數巡，小儒道：「我們今日也得行個令，熱鬧些兒。但酒令雖多，好的甚少。即如拇戰太粗，猜枚太俗，其他若拈字流觴，傳花飲酒等令，又失之太泛。再則鉤心斗角，苛想苦搜，未免過於冷淡。前日我與伯青，者香，暇時編出幾套新令，又爽快又文雅。我已謄清了一本，意在去刊刻出來，公諸同好。今兒何妨試行其令。」說著，回頭叫雙福取來。

眾人見是一個定白脫胎的骰盆，裡面六顆骰子，外有一個象牙鏤空的小筒，插著六根牙籌，晉刻著字。另外一本寸許厚的紙本。小儒道：「你們先將這抄本看了，方能明白。」從龍聽說，先伸手取過紙本，展開與各人同看。上面寫著：

其令用牙股六粒，每粒上鏤六字：一鏤公子章台走馬，一鏤老僧方丈參禪，一鏤少婦閨閣刺繡，一鏤屠沽市井揮拳，一鏤妓女倚門賣俏，一鏤乞兒古廟酣眠。外用牙籌六支，寫著公子、老僧，少婦，屠沽，『妓女，乞兒等名目。其法如座中幾人，先用博骰一粒，擲彩么為公子，二為老僧，三為少婦，四為屠沽，五為妓女，六為乞兒。擲畢，各以所得之籌，認定名目，執於手內。即由令官起；挨次以擲，擲成點面者，照所擲之名目，看下注明何語而行。如一擲不成，許其再擲，至三擲不成，罰酒三杯，下家接行。

如擲得公子章台走馬者：長條日暖揚鑣，憶昔日張郎；飛絮煙迷攬轡，感當年庾信。一鞭隋氏之堤，千縷漢家之苑。擲此者同席賀飲三杯，如得之年少，或得之張姓，恰合故事，同席添賀一杯。在座之少婦，妓女，睹此翩翩美少，未有不動心者，較同席多飲一杯。

或擲得公：產章台參禪者：容悼顧生最老，棄繁華而參最上之乘；台思漢武通天，運神氣而作通靈之想。詎料誰家之子，乃生

佞佛之心。擲此者少年斬伐情根固屬不易，然禪參非地，罰二杯。再好道豈可無師，當敬老僧一杯，作拜於座下，如稍有不恭，罰一杯。擲得時與在座之少婦，妓女言者，彼此罰一杯，不言者不罰。

或擲得公子章台刺繡者：爭巧思於靈芸，柳線穿成鸚鵡；奪匠心於蘇蕙，花絲織就鴛鴦。翻厭才人雅調，效他閨闈風流。擲此者本當重罰，因昔董文敏公曾言畫不如字，字不如繡。尚有希前哲之可原，減罰一杯。與在座之少婦隨意比較手技，負者罰一杯。

或擲得公子章台揮拳者：欲效桓溫之感，拔劍而四顧蒼茫；將興祖逖之思，聞雞而三更起舞。何乃斯文之輩，竟逞市井之雄。擲此者少年不安本分，罰三杯。即與屠沽搥戰一場，負者罰三杯。在座之少婦，妓女當斂容迴避，莫櫻其鋒，犯者罰一杯。如擲得公子章台賣俏者：誇京兆走馬之榮，出自翩翩年少；羨柳汁染衣之貴，偏多奕奕王孫。爭來士女之觀，益助傲睨之態。擲此者同席飲一杯。如妓女，少婦與擲者有瓜葛，或素相契合者，多飲一杯。擲者當隨意唱小曲一支。如擲得公子章台酣眠者：學他三眠三起，入趙邑之邯鄲；感伊春去春來，尋莊周之蝴蝶。借垂楊以作帳，拂嫩草而為茵。擲此者終日昏昏，性耽花柳，罰二杯。以與乞兒有同志，彼此共飲一杯。如有柳姓在座，擲者當與同飲一和合杯。

如擲得公子方丈參禪者：關心歲月如流，來香國豎看一指；回首煙雲轉瞬，向蒲團徹悟三生。惟藜藿之是甘，覺浮華之若夢。擲此者少年揮手塵世，洵非易易，當與在座老僧猜花，以證拈花之意，負者罰一杯。再擲者，宜自陳平時宿過，飲二杯。

從龍還要再看，王蘭奪過道：「不要看了，不過顛來倒去，都在此中翻騰。待我們行到那裡，再看不遲，休要耽擱工夫。況，且一時也看不完。」從龍笑了笑，也就不看了。即推小儒為令官，又取過一粒博般，由小儒擲起。

小儒拈起緞子，擲了個二，該是老僧，便將牙簡內老僧籌子抽出，放於面前。其次即該從龍擲，得了個四，卻是屠沽。王蘭笑道：「好個沒意思的東西，不過屠沽之輩，酗酒行兇，行同潑賴耳。」說著，自己拉過般盆，擲了個五，該是妓女。從龍拍掌大笑道：「報應，報應。我這市井揮拳，較之你那倚門賣俏似覺稍勝一籌。少停我們倒要瞻仰你那倚門賣俏的手段呢！」引得眾人大笑起來，齊道：「這一來，者香是沒有說的了。你只怪那般子不爭氣，偏生滾出個五來，給你打嘴。」

眾人笑了一會，該是二郎擲了，得了個六。梅仙笑道：「別人擲此皆不貼切，惟有楚卿是最相宜的。可回想當年，只恐不勝今昔之感。」二郎聽說，不禁滿面緋紅，欲待認真，又知梅仙是句無心話，斷非有意奚落。小儒忙瞅了梅仙一眼，用別話岔開去了。梅仙也自知失言，低頭不語。王蘭等人即一陣說笑，混了過去。隨後伯青擲了個么，是公子。五官擲了個三，是少婦。漢槎與伯青同點，遂起身換坐到伯青肩下。梅仙與王蘭同點，也坐到王蘭肩下。

席間，眾人各認執名目坐定，雙福取過博般，將那六粒令般放於盆內，推在小儒面前，又取了三個高腳酒鍾來。小儒道：「我們在席八人，只得六根籌子。子騫，小隴是附在伯青、者香名下的，我想每人須得擲一把，頭次該伯青擲，子騫照行，一轉過來，二次即該子騫擲，伯青照行，如此方無欺弊。者香與小隴，亦是如此行法。」眾人皆點首稱是。小儒先飲了一杯令官酒，便伸手抓起般子來擲。未卸擲出怎麼名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